

都匀三江堰

■吴天威

推开窗，静看远山绿树成荫，一轮红日从它的背面升起，温暖地沐浴着接踵而过的城市。白云从大地的头顶飘拂而过，在三江堰诗意的春天里，它带给我闲适的放松与宽慰。仿佛一树渴望初恋的青柳，在湖的身边舒心地等候，仿佛蔚蓝的天空，一对白鹭穿过时舞动着爱的翅膀，相互戏耍。起初，我以为在都匀这座城市，难以找到勾起自己对春天强烈眷恋的风景，但在这个山水融合、山清水秀的水上公园，三江堰始终以大自然一般神秘的面纱向我迎面扑来。穿过湖边的小径却一步一步发现，浓浓的春意已飘香满园。你会发现，这里的任何一处湖光，任何一种色彩，甚至任何一片天空，都在诉说着使你一听钟情。

三江堰的山有时给我一种“无边光景一时新”的瞬间美。曾经的“小黄河”变成了如今绿意的山水家园，真的是极不容易。昔日的“小丑鸭”经过一番打扮之后变成“绿天鹅”不由得使我感到惊喜。在毛尖茶乡都匀，三江堰的自然美，让我更迷恋。正如都匀的居民一样，现在他们闲时都喜欢到三江堰玩耍、休息片刻。每个人都有热爱大自然的权力，而对我来说，我首先钟情的是三江堰的山，因为它的山有层次的起伏并包裹在湖水地带的四周，山带给水伟岸的身躯，给人以温暖。

山的起伏连绵如一幅古老的中国山水画一样，给人以淡泊、宁静、高雅的审美享受。“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走在湖边倚着木板小道上的栏杆，山远远地出现在我的眼中，像久违的新娘披上了绿色的衣裳。对于南方来说，三江堰的山并不算高，近处可见的是葱葱郁郁的树木，而且枝繁叶茂，春风一过，阵阵哗哗声便向耳边袭来。成群的飞鸟，把山当成了它们温馨的家，无论白天或晚上，散步三江堰，我们都能听到它们在窃窃私语。山下几处人家，人们在那里生活、开着小卖部、餐饮，当你走累了的时候，就可在这稍息片刻。山让这里的风景有一种安宁感，它如母亲温暖的双手拥抱三江堰的人和物。

众所周知三江堰建于都匀桥头堡，属于剑江河上游。这里是斗篷山河、杨柳街河、冷水河交汇处，它们三股力量构成了三江堰湖光春色的美。走在湖边的石径上，清澈见底的是水底坚硬的砂石与摇曳的水草，偶尔还有鱼

群跳跃或快速游过。水中芦苇杂草竞相生长，湖水相辉映，景色美不胜收。一眼望去，三江堰湖面波光粼粼，倒映着周边的山和树。如果恰逢风和日丽的午后，一少女站在桥上观风景时，她的一举一动都被刻画进水中，如仙女的背影甚为动人。如果用个字来形容三江堰湖水的话，那就是“清”。它的“清”恰似一股山涧之中涌动的泉水一样透彻，这犹如诗人王维的诗句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境界一样，让人趣味无穷、流连忘返。

在都匀这座城市待久了，你会发现，很难找到如这里的水一样“清”的环境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的生活垃圾都不可避免地给河流带来了伤害。但是在三江堰，我们仿佛可以置身在茫茫的大自然之中，没有污染，没有垃圾，水的干净透明让奔忙的人获得清新的洗礼，它的“清”让城市增添了一份真实的绿意。

每一个来过三江堰的人都是幸福的，生活在节奏快速的城市里，无论是谁，他的内心多少都会疲惫，而花香四溢、绿草如茵的三江堰，却在人们下班之后或者周末之时，统统吸收了劳累的包袱，让人们暂时把困顿的自己抛之云外。有时真有一种“流水无情草自春”的味道。看，四处的草一阵微风过后，是不是舞动了它妖娆的身姿？听，一阵细雨轻轻地抚过之时，是不是奏起了它自然音乐的交响？闻，当你走近它的身旁，是不是一股自然的清香扑鼻而来？这就是三江堰，属于都匀这座城市的三江堰。三江堰的草暗香盈袖，有一种山村老家山林绿野鸟语花香的味道，使得我们仿佛又短暂地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大自然厚实的、沉沉的绿色凝香之中。置身其间，如同重温了一场久违的爱恋，这样的感觉真是太美了。

清晨一缕微风，是跳动的自然音符，也是友人相逢三江堰一杯醇香的温酒；午后漫步湖岸小径，三江堰的美会时常打动你，让久旱的心田收获湿润的原野；走进三江堰优美的溪桥，笔墨勾勒一幅幅山水流动的气息，让你不禁心中暗爽，“哇！好一幅山水画”。三江堰春光明媚，闲适宜居，走进它的怀抱，总能享受到它带来的无尽惬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荔波高级中学党委委员、纪检委员、党建办主任)

黔东南州民族特殊教育高级中学学生优秀美术作品



《舞蝶》 ■姚艳
辅导教师:吴丽娅



《贵阳甲秀楼》 ■吴秀娟
辅导教师:吴丽娅



《贵州苗族姑娘》
■杨缘涛
辅导教师:吴丽娅

我爱这边疆

■贵阳市中天中学初三学生 袁尹宸

假如我是一杆枪，
我也应该用膛中的子弹嘶吼：
这绿意盎然寄语着希望的土壤，
这永远澎湃着滔天巨浪的海疆，
这茫茫无垠地镌刻着坚守的戈壁，
和那屹立于大地之上蜿蜒不屈的山脉……
——然后我锈了，
零件却淬炼新生，护佑下一个黎明。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坚定？
因为我深爱的疆土需要我守望。

这首诗背后的故事： 一个孩子对父亲的“鼓励”



袁尹宸是贵阳市中天中学初三学生。他说，这首诗是写给“父亲”的。他的父亲袁静，诗人，贵州正安人，诗集《秋日诗语》于2022年8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最近，袁静正在准备出版第二部诗集《生如夏花》。11月2日，准备上学的袁尹宸塞给袁静一张纸，说道：“爸爸，我知道您正在筹备出版第二本诗集《生如夏花》，正好前段时间学校组织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我写了一首小诗，就当是对您的一点鼓励吧！”儿子对父亲的鼓励，彻底感动了袁静。接过诗稿，袁静初看时有些意外，细读之下却深受触动。于是，袁静写出了自己的读后感：这首出自一个十四岁少年笔下的作品，情感真挚，立意贴切。让

我看到：爱，可以如此具体——具体成一杆枪、一个零件；爱，也可以如此永恒——永恒到个体生命的消逝，恰恰成就精神的延续。这首诗所吟唱的，是一曲为祖国、为宏大理想而甘愿奉献青春的壮丽赞歌，其中涌动的是牺牲自我、成全大我的生命气度。诗中还巧妙化用了诗人艾青的名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这样的情感传承，既接续了历史的温度，也道出了新时代祖国未来守护者的心声。读来真挚而有力，令人动容。这是一首写给父亲的诗，更是一首写给祖国的诗。学校一次爱国主义教育，能让学生心灵有如此的触动，既是树人，更是树魂。

以青春坐标锚定人生价值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2115421班贵州籍学生 莫明浩

今天，当我们面对考研、考公、求职、创业等多条路径，面对1222万高校毕业生所带来的就业压力，我们更应深思：什么样的选择，才能真正定义青春？什么样的职业，才能不负时代？现实中，部分青年的择业观仍存在明显偏差，呈现出“四避”倾向：避基层、避偏远、避制造、避实干。他们向往大城市，却不愿奔赴乡村振兴的一线；追求高薪资，却不愿投身制造业与中小微企业；渴望体面工作，却不愿从基层岗位做起；甚至有人陷入“理想化择业”与“消极性就业”的矛盾，以“慢就业”为名逃避现实，以“啃老”为代价虚掷光阴。这样的选择，不仅是职业认知的错位，更是价值坐标的偏移。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选择把青春写在大地上的青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周宇航，参加西部计划赴新疆库车支教，用机器人课程点燃边疆孩子的科技梦想；华中农业大学“三下乡”团队深入云南山村，用专业知识改良作物、搭建电商平台，把论文写进田间地头。他们用行动证明：基层不是“洼地”，而是成长的“高地”；平凡岗位，同样能成就不凡价值。青年择业，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小事，而是一代人的大事。我们该如何校准价值罗盘，走出迷茫，迎

接挑战？首先要树立“社会价值优先”的择业观。马克思曾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对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青年当超越“唯城市论”“唯薪资论”，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需要，在基层建设、科技攻关、乡村振兴中寻找事业的支点。其次要勇于奔赴“发展蓝海”。西部开发、县域经济、乡村振兴——这些国家战略所向，正是青年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那里有最真实的国情、最迫切的需求，也有最能锻炼人的战场。最后更要以实干为成长筑基。从社区服务到车间产线，从支教讲台到田间地头，每一步踏实前行，都是对能力的锤炼、对责任的体悟。幸福生活靠劳动创造，青春价值靠奋斗定义。青春的火焰，不只在都市霓虹中燃烧，更能在基层沃土中燎原。当每一颗青春的种子，都找到属于它的土壤；当每一位青年的选择，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我们迎来的，将不仅是个人的成长，更是一个民族更加生机勃勃的春天。时代向前，青年向上。愿更多年轻人勇赴基层、勇担重任，以奋斗之我，筑梦中国。这，是青春的答案，也是时代的呼唤。

《别》

■张志雄

竹马，不知溜到哪儿去了
火红的太阳
烧灼了我急躁的心扉
犁铧，沉沉地
蜷缩在木楼上
俯瞰着老父亲满头的银发
菜刀，沉睡在
长长的厨桌上
映射着母亲年轻时的皴裂
布谷鸟，飞来又飞回
繁花变成了果实
大地，静待着来年的重生
地球，母亲
您脚步慢些再慢些吧
别让星星穿梭得那么箭快
我正在急着
四处寻找竹马
想再骑一骑
永远戏耍在母亲脚下

(作者系水城区野钟乡中心学校教师)

